

12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UG 30 1929

5

~~Ch L 9299.414~~

Ch L 9299.414

廣博物志卷之十九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靜勝文庫

隴西董斯張纂

郡人沈演訂

人倫二

叔姪

兄弟

夫婦

戚屬

張堪讓先人餘財數百萬與兄子

續漢書

蔡邕書曰邕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色叔

父親之猶若幼童車則對坐食則比豆

皇甫謐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嘗得瓜果輒

進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

孝汝今年踰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
 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
 教豈我居不下隣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
 因對涕泣謚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勸力不
 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
 之言

晉書

王僧虔孝武初出為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
 得病僧虔為廢寢食同行客憫喻之僧虔曰管
 馬援處兒侄之間一情不異鄧攸于弟子更踰
 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亾兄之胤不宜忽
 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宦之興
 矣

南齊書

魏收叔季景有文學歷官著述
 常在收莽然收
 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
 李庶者故大司
 農諸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
 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輸之此
 邪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愚癡有
 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其所嗤翫收忽

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

北史○以下兄弟

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

兄。後生者為弟。今雖俱曰。亦宜以先產為兄。或

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宜為弟。居下宜為弟。宜

以苒生為弟。時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

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以巳日生良。則以

囂為兄。以良為弟。若以在上者為兄。囂亦當為

弟。若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

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直。夫。女曰瓊華。皆

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時文長。舊竝生二男。滕

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為

長。霍氏亦以前生為兄焉。西京雜記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弟知字子房。貞潔

有兄風。為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

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

之外。始白日欲寢矣。晉書

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陶丘洪薦舉茂才。刺

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

責。專勿志。卷之十九。高暉堂。二九六。高軍堂。

公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矣。吳志

孟顛字彥重，衛將軍昶弟也。昶顛竝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晉書

梁讜字伯言，與弟熙俱以文藻清麗見重。一時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堂堂，二申兩房。未若二梁。

瓌文綺章。

十六國春秋

劉瓛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習業不廢，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聞而

請之，指廳事前古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瓛

琰之曾孫，琰晉時爲丹陽尹。

南史

劉訐與從兄歆各履高操，族祖孝標曰：訐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歆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良稷，寒年之纖纊。上

蕭光祿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

之以况已也。

王僧佑儉從弟也。儉鳴笳列騶，至僧佑門，佑輒稱疾不出。贈儉詩曰：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侶，我家多鳥雀。儉嘆曰：此吾所望於若人也。世竝賢之。南齊書

沈懷文三子：淡、深、沖。任爲御史中丞，與兄淡、深

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鼓兄弟。南史

辛普明居貧，與兄共處一帳。

到漑字茂灌，弟洽字茂沿，皆有文才，兼善玄理。

時人比之二陸。世祖嘗贈詩云：魏世重雙丁，晉

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並上

裴之橫不事產業，兄之尚爲狹，被蔬食以激之。之橫曰：丈夫富貴，當作百幅被。及後立功，乃作

百幅被。梁書

張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征北

將軍永、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上

廣陵王羽字叔翻，少而聰慧，有斷獄之稱。領廷

尉高祖幸其第，與諸弟言曰：朕昨受民訟，始知

高祖幸其第，與諸弟言曰：朕昨受民訟，始知

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對曰臣年為廣陵兄明為廣陵弟高祖曰我為汝兄汝為羽昆汝復何恨

後魏書

盧思道小字釋奴從兄昌衡小字龍子宗中俱

稱英妙幽州為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北史

梁情為從兄昱所重曰是兒我家文龍北齊書

盧潛與弟士邃少為崔昂所知云此昆弟足為

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上

北齊崔陵為侍中弟仲文為銀青光祿大夫同

日拜授時云兩鳳聯飛北史

崔鴻弱冠有著述拜給事中崔光悌之子也光

悌召鴻弟而語之曰阿鴻已摩天去矣汝可不

勉上

瑯琊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為饑人所食自縛叩

頭代兄為食餓人美其意兩舍不食兄死收養

其孤愛不異於已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

殺其子活兄之子論衡

繆彤字預公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

妻諸弟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自掩戶
自搗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
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
叩頭謝罪遂爲敦睦之行後漢書

李鴻字奉遜弟育爲人所侵辱育後陰結客報
怨爲執法吏所得當伏罪時未有立嗣鴻爲太
尉掾在京師傷育以義刷耻門戶斷絕自分代
育遂刻印還歸欲過家恐見妻子虧移其意到
縣止亭預作記乞代育通記使飲鴻而死

李元字大遜陳留人家貧尤弟六人同衣出入
並上

陳業字文理業兄渡海傾命時同依止者五六
十人骨肉消爛而不可辨別業仰皇天誓后土
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
應時軟血餘皆流去會稽先賢傳

趙喜字伯陽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喜常思
欲報之遂往復讐而讐家皆疾病喜以因疾報
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讐曰爾曹若徒

遠相避，後病愈，悉自縛，詣喜，喜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東觀漢記

田輝字叔都，與兄威都俱稱純懿，而叔都最知名。郡欲察授之，輝耻越賢，遂託病瘖。後居田舍，連日陰雨，友人密共穿穴，奪輝衣衾，窮夜獨處，竟無聲響，積四歲。威都果舉安定長史，據輜垂綬，還鄉薦祖。叔都沃醊，神坐頰，仰因語。

上

陳留太守太山吳文章少孤，遭憂衰之世，與兄伯武相失，別二十年後會于邳市，曾計共鬪武

伯歐之文章，欲報擊之，心中惻愴，手不能舉，投杖於地，因還相尋，問乃親兄也。

風俗通

王祥後母數以非理使祥，後母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

晉書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聞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

封觀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耻先受之，遂稱風疾，暗不能言。火起，徐出避之，恐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稍損而仕州郡焉。

並上

廣雅釋義 卷之十九 高郵堂
裴楷營新宅，基宇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行牀，
帳儼然，櫺軒踈朗，兄心甚願之，而口不言，楷心
知其意，便使兄住。別傳

顏含字洪都，兄畿得疾，死於醫家，人迎喪引喪者，
顏仆曰：我受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及還，
婦夢之曰：吾當復生，急開棺，以手刮棺，指爪盡傷，
氣息甚微，飲食所須，托之以夢。含侍養，足不出戶者十三年，
畿竟不起。搜神記

晉隆安二年，吳郡人朱明，孝義立身，而家大富，與弟同居，
其妻欲棄兄，異居。明知弟意，乃以金帛餘穀，盡給與弟，
唯留空宅。忽一夕，狂風驟起，悉吹財帛，還歸明家。弟與妻羞見鄉里，
自盡。明乃舍宅爲寺，號爲朱明寺。吳地記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嚴子陵爲人，
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

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睦之行，世莫能及。口不言人長短，
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言論常

以他語亂之

宋書

荀林宗字君儒乘水省舅陷河而死兄淪於水

側投牋與河伯岸側水開君儒執牋浮出

異苑

蔡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賊宅與弟軌

南史

侯景之亂韋鼎兄昂於京口戰死鼎負屍出寄

於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

有物流注鼎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

歛元帝聞之以爲精誠

無感上以夫婦

太公望少壻馬氏老而見去賣漿孟津值天大

涼改業販麩又值大風值於棘津讐而不庸屠

牛朝歌天燬肉敗凡往不遇乃釣於滋泉西伯

出獵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爲師及武王平商

封於齊東就國道遇婦人泣問之其前妻也再

拜求合公取盆水傾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太

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遂抱恨而死

今有馬母塚

景公有愛女請嫁於晏子公廼往燕晏子之家

飲酒酈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

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晏子

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與其死

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衣以示君而泣曰：「甲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君怒而殺甲也。」韓非子

專諸方與人鬪，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卽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吳越春秋

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有畫者，賜之錢，狂卒

敬君常居饑寒妻端正敬君工畫貧賜畫臺去
家日久思念其妻遂畫其像向之嬉笑旁人贖
見之以白王王卽設酒以敬君相樂謂敬君曰
國中獻女無好者以錢百萬請妻可乎不者殺
汝敬君愴惶聽許

說苑

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
手搏躡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
妻不畏憚浸相泄瀆方乃積怒妻坐於牀答焉
左手建杖右手制其頭妻亦奮志因授以背使
杖擊之而自撮其陰由乃仆地氣絕而不能興
隣人聞其凶凶也窺而見之趨而救之妻愈慙
忿莫肯舍施或發其裳然後乃放夫以無敵之
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也輕之無備故也

孔子叢

循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
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韓子

秦始皇時有王道平長安人也少時與同村人
唐叔偕女小名文喻誓爲夫婦尋王道平從征

南國九年不歸父母見女長成卽聘與劉祥爲妻女與道平言誓甚重不肯改事父母逼迫不免出嫁劉祥經三年常思道平悒悒而死死三年平還家乃詰鄰人此女安在隣人云此女意在於君被父母凌逼嫁與劉祥今已死矣平問墓在何處鄰人引往墓所平悲號哽咽不能自止平乃祝曰我與汝立誓天地保其終身豈料官有牽纏致令乖隔使汝父母與劉生死永訣然汝有靈聖使我見汝生平之面若無神靈從茲而別言訖又復哀泣逡巡其女竟自墓出問平何處而來良久契濶妾身未損可以再生還爲夫婦且速開塚破棺出我卽活平審言乃啟墓門捫看其女果活乃結束隨平還家劉祥聞之申訴於州縣錄狀奏王王斷歸道平爲妻

搜神

記

嚴子陵娶梅福季女

樊英常病臥便室中英妻遣婢拜問英答拜或問之英曰妻齊也

別傳

履世物志 卷之十九
初黃昌爲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
流轉入蜀爲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
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
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爲賊所略
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邪對曰
昌左足脚心有黑子嘗自言當爲二千石昌乃
出足視之因相持悲泣還爲夫婦

後漢書

漢末零陽郡太守史滿有女悅門下書佐乃密
使侍婢取書佐盥手殘水飲之遂有姪已而生
子至能行太守令抱兒出使求其父兒匍匐直
入書佐懷中書佐推之仆地化爲水窮問之具
省前事遂以女妻書佐

搜神記

隴西秦嘉字士會雋秀之士婦曰徐淑亦才美
流譽桓帝時嘉爲曹掾赴洛淑歸寧於家晝臥
流涕覆面嫂怪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津鄉亭
病亡一客守喪一客賫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
驚書至事如夢

幽明錄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

上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爲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風俗通

仇覽雖在燕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下堂謝過俟覽冠乃敢升堂

後漢書

洛中一人失妻管輅令與擔豕人鬪於東陽門豚逸入一舍突壞其牆其婦出焉

異苑

魏韋英卒後妻梁氏嫁向子集嫁日英歸至庭呼曰阿梁卿忘我耶子集驚張弓射之卽變爲

桃人茅馬

西陽雜俎

上洛都尉王琰以功封其妻哭於家爲琰富貴

更取妾故也

典論

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明年歸妻果

產後如其言矣

幽明錄

吳黃龍年中吳都海鹽有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時人號爲比肩夫婦後妻死東美不食求死家人哀之乃合葬未一歲塚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鴻常宿於上孫權聞之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

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爲小比肩

異記

鉅鹿有龐阿者美容儀同郡石氏有女曾內覩阿心悅之未幾阿見此女來詣阿妻極妬聞之使婢縛送石家中路遂化爲煙氣而滅婢乃直詣石家說此事石氏之婦大驚曰我女都不出門豈可毀謗如此阿婦自是常加意察之居一夜方值女在齋中乃自拘執以詣石氏石氏父見之愕眙曰我適從內來見女與母共作何得

在此卽令婢僕於內喚女出向所縛者奄然滅焉父疑有異故遣其母詰之女曰昔年龐阿來廳中曾竊視之自爾彷彿卽夢詣阿及入戶卽爲妻所縛石曰天下豈有如此奇事夫精誠所感靈神爲之冥著滅也蓋其魂神也旣而女遂誓心不嫁經年阿妻忽得邪病醫藥無徵於是乃授幣石氏女爲妻焉

廣記

東晉馬孝將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宿旣中夜夢一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太守北

海徐玄方女不幸蚤亡。亾來出入四年爲鬼所
枉殺。案生錄當年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
憑。方得活。又應爲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否。馬
子答曰。可爾。與馬子尅期當出。至期牀前有頭
髮。正與地平。令人掃去。愈分明。始悟所夢者。遂
屏左右。便漸額而出。以頭形體皆出。馬子便令
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尋常與馬子寢息。每
戒云。我尚虛。借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待本生
日。尚未至。遂往廐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
生日至。具教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畢。拜去。馬
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
一升。醮其喪。前去廐十餘步。祭訖。掘棺出。開視
女。身體完人。如故。徐徐抱出。著氊帳中。唯心下
微煖。口有氣。令婢四人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
瀝其兩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能語。二月持杖
起行。一期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常。乃遣報
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聘爲夫婦。生二男
長男字元慶。嘉禾初爲秘書郎。小男敬度。作太

傳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乃延世之孫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
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字子長季
二十侍從在解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
常自言前府君子不幸早亾會今當更生心相
愛樂故來相見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
薰香殊絕遂爲夫婦寢息衣皆有袴如處女後
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問入解中見
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塚
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石兒何田得
亾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竝謂可
怪發棺視之亾體已生肉顏姿如故唯右腳有
履子長夢女曰我比得生今爲所發自爾之後
遂死肉爛不得生矣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
而別

並上

平原陶丘氏取渤海墨台氏女女色甚美才甚
令已生一男而歸母丁氏年老進見女聳女聳
旣歸而遣婦婦臨去請罪夫曰曩見夫人季德

以衰非昔日比亦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此是以
遣實無他故

符子

石肇聘廣川劉典兒女肇甚懼之拜長樂太守
治官每入門動稱阿劉教可爾不可爾時人以
爲強誣

趙書

李弁隴西狄道人也弁本名良又妻姓梁張駿
戲之曰卿名良妻姓梁夫妻相同稱子孫將何
以目其舅氏昔耿弁以少年立功立事吾今賴
卿有同於耿氏乃賜名曰弁

劉凝之立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全

女亦能安貧元嘉中夫妻隱於衡山

水經注

宋時有一人忘其姓名與婦同寢天曉婦起出
後夫尋出外婦還見其夫猶在被中眠湏臾奴
子外來云郎求鏡婦以奴詐乃指牀上以示奴
奴云適從郎聞來於是馳白其夫其夫大愕便
入夫婦共視被中人高枕安寢亡是其形了無
一異慮是其魂神不敢驚動乃共以手徐徐撫
牀遂冉冉入席漸漸消滅夫婦惋怖如此少時

夫得病性理乖錯於是終卒

續搜神記

劉瓛居上元青龍山爲儒林之宗任至四十未婚其友爲娶王氏乃詣澗折蕪而去因名蘼蕪

澗

金陵故事

楊大眼妻潘氏善騎射楊稱之爲潘將軍

北史

昔者夫婦有三幡餅夫婦共分各食一餅餘一幡在共作要言若有語者要不與餅旣作要已爲一餅故各不敢語湏更有賊人家偷盜取其財物一切所有盡畢賊手夫婦二人以先要故眼看不語賊見不語卽其夫前侵掠其婦其夫眼見亦復不語婦便喚賊語其夫言云何癡人爲一餅故見賊不喚其夫拍手笑言咄婢我定得餅不復與爾世人聞之無不嗤笑凡夫之人亦復如是爲小名利詐現靜默爲虛假煩惱種種惡賊之所侵掠喪其善法遂墮三塗都不怖畏求出世道方於五欲耽著嬉戲雖遭大苦不以爲患如彼愚人等無有異

法苑珠林

昔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部弟

子起七寶塔時彼塔中有佛形像面上金色少處缺壞有一貧女遊行乞得一金珠見像面壞欲補像面迦葉爾時作鍛金師女即將往責令修造金師聞福歡喜爲治用補像面因共立願願我二人常爲夫婦身真金色恒受勝樂從是以來九十一劫身真金色生天人中快樂無極最後託生梵天時摩竭國有婆羅門名尼俱律陁過去修福聰明多智巨富無量金銀七寶半半田宅奴婢車乘比瓶沙王千倍爲勝瓶沙王有金犁千具彼婆羅門恐與王齊畏招罪咎其家但作九百九十九具金犁唯少一具其家有氈最下之者具價猶值百千兩金有六簞金粟一簞有三百四十斛其家雖富而無兒息於其舍側有一樹神夫婦常往祈請祭祀求乞有子多年無應瞋忿語曰今更七日盡心奉事若復無驗必定燒樹樹神愁怖告四天王王告帝釋釋觀闍浮提無堪彼子卽詣梵天王廣宣上事梵王卽以天眼徧觀見一梵天臨當命絕卽

往語之勸其往生梵天受教即來託生滿足十
月生一男兒顏貌端正身真金色光明赫奕照
四十里相師占曰此兒宿福必當出家父母聞
之甚懷愁惱夫婦議曰當設何方斷絕其意覆
自思惟世所耽著惟有美色當爲娉娶端正好
女用斷其情至年十五欲爲娉妻語父母言我
志清淨不須婦也父母不聽兒知難免便設權
計語父母言能爲我得紫金色女端正超世我
當納之父母卽召諸婆羅門徧行娉求諸婆羅
門鑄一金女端正奇特舉行村落高聲唱言若
有女人得言金神禮拜之者後出嫁時必得好
婿身真金色端正殊妙女聞悉出唯有一女軀
體金色端正殊好卽是往日施金女也以昔勝
緣有此妙身志樂清潔獨不肯出諸女強將共
見金神此女卽到金色光明映奪金神婆羅門
見卽爲娉得旣到夫家夫婦相對各皆清潔了
無欲意共立要契各住一房父母知己毀除一
房令共同室安置一牀迦葉語婦我若眠息汝

當經行汝若眠息我當經行後次婦臥垂手牀前毒蛇入室欲螫其手迦葉見已以衣裹手舉著牀上婦便驚寤而責之曰共我立誓要不相近今復何緣竊舉吾手迦葉答言有蛇來入恐傷汝手故舉之耳卽指蛇示之婦意乃悟夫婦節操深厭世間啟辭父母求欲出家父母見已卽便聽許於是夫婦俱共出家來至佛所佛與分座佛爲說法卽於座上得阿羅漢婦於後時亦得羅漢

付法藏經

昔有一人至婦家舍見其擣米便往其所偷米噉之婦來見夫欲共其語滿口中米都不應和羞其婦故不肯棄之是以不語婦怪不語以手摸看謂其口腫語其父言我夫始來卒得口腫都不能語其父卽便喚醫治之時醫言曰此病最重狀似石癰以刀決之可得瘥耳卽便以刀決破其口米從中出其事彰露世間之人亦復如是作諸惡行犯於淨戒覆藏其過不肯發露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如彼愚人以小羞故不肯

吐米以刀決口乃顯其過

譬喻經以下咸屬

王僧孺被勅撰譜訪劉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譚

新論云太史三世表勿行邪上並劾周譜以此

推之當起漢代

梁書

夏侯亶辨給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為衡陽內史

辭曰亶侍御座高祖謂亶曰夏侯溢於鄉疎近

亶答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於亶已疎乃曰卿

傖人如何不辨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疎所

以不忍言族時以為能對上

皇甫謐有從姑子梁柳為城陽太守將之官或

勸士安餞之士安曰柳為布衣時過吾送迎不

出門食不過鹽菜今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輕

梁柳也

晉書

謝蘭安八世孫也父經蘭五歲每父母未飯乳

媪欲令蘭先飯蘭曰既不覺饑強食終不進舅

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孝事君

則蘭生之匹因名之曰蘭稍受以經史過目便

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

南史

陸杲字明霞好學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類時稱曰無對口下惟舅與甥上

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他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國語

陳勝既立為王妻之父兄往焉勝以眾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妻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

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顧

王心慙焉以問孔鮒子魚對曰禮以妻之父母為外舅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王

曰善孔叢子

晉劉弘牧荊州朝廷以弘壻夏侯陵為襄陽守

弘曰若必臣至親然後可用則荊州一州有十

郡矣安得有十女壻乎晉書

前趙殷州刺史杜廣初為劉景旣卒以馬肥良

引為直士侍立通夜未曾體倦景因問之廣流

涕申欵曲、有章條、景執其手曰、吾臯人也、久負賢者、謂妻曰、為女求夫、三年不覺、厯中、有麒麟、於是妻之、十六國春秋

姜宇字子居、少孤貧、為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聰慧、美丰儀、每夜專讀書、睡則懸頭於屋梁、達旦而止、不識奇之、將妻以女、其妻不聽、識乃置

酒、引宇、令女潛觀之、問女曰、姜宇文、士才明、吾欲以汝妻之、母難、宇家之牧人、汝意云何、女曰、觀宇之姿才、豈終復為人牧羊者哉、遂妻之、宇

後仕符堅、遷涼寧二州刺史、歷京兆尹、御史中

丞

隴西董斯張蔡

人倫三師友

伏羲師於宛華

神農師隱陰之老黃帝拜空桐之叟

黃帝師於大填學於封鉅赤誦復岐下見岐伯

引載而歸訪於台

廣博物志卷之十九

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一

隴西董斯張纂

閩中陳一元訂

人倫三師友

伏羲師於宛華

卽鬱華子
○路史

神農師灑陰之老黃帝拜空桐之叟

黃帝師於大填學於封鉅赤誦復岐下見岐伯

引載而歸訪於治道

顓頊師於大款赤民栢夷父栢亮父淶圖之流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高軍堂

以濟其明而昇其聖錄从水見何氏姓苑傳多作絲新序晉紀作錄圖非

帝嚳致學栢昭而師於赤松舟人授書於鍾山

而拜師於牧德記言帝佶拜師牧德按四極明科謂九天真王於牧德之臺授

佶以靈寶內文帝以道治世遂秘之鍾山而太霄琅書謂靈寶秘文內符九天真王等以授帝

佶藏之鍾山北河劍經則言王子詣鍾山授九化十變之書隱遯日月游行星辰其言難攷李

膺紀青城有天皇受帝嚳五符文於此山牧德之臺焉

帝堯禮聖姑射拜師沮洳

堯師於善綬許由尹中而學於務成子附善綬即善

卷尹中尹壽也荀子等作君疇者非世紀尹壽為許由友許由諸侯堯師臣也

舜師紀后紀國之君即冀后故拜蒲衣即披衣高士傳

云披衣蒲衣之子尸子云八歲舜遜以天下矣親單卷即善卷

蒲衣子者舜時賢人年八歲而舜師之遂讓以

天下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終皇甫士安高士傳

黃帝學乎大撓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

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

國湯學乎貸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

太公周公學乎號叔仲尼學乎老聃韓詩外傳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

學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文帝舜師許由禹師大

成贄湯師小臣呂氏春秋○悉諸作
悉老姓辨作悉清非

禹師墨如周公師庶秀潛夫論

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呂氏春秋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恭敬不已問其故對曰臣

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為

善者少說惡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

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是以恭敬待天命說苑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待儀服不脩公西華侍禮

不習子貢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

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勵也尸子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

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劉子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

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體成之

以文德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為賢也

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吾子學焉何謂不知

也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

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游焉是敢問也子貢對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賜有逮及焉有不及焉不得辨知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在貧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

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富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文也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傳奏其勇夫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省物而不懃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爲國老

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
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
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
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
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
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滿而不滿
實如虛通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不學其貌竟其
德敦其言於人也無不信其橋大人也常以皓
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
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
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稱之也業功不伐貴位
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孫之
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
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
以其仁爲大也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
下交銀誤手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貴
之不喜賤之不怒苟於民利矣廉於其事上也

以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
 貴君子耻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
 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
 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得
 之矣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聞之詩一日三復
 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
 異姓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凡在於室卑者
 外故雖後至履皆陳於戶往來過人不履影不越人之屨不
 而不越焉履人之影謙慎也之至開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

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
 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
 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此賜之所親睹也
 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
 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百姓歸焉
 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
 君也大戴禮

顏回魯人字子淵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早
 死 閔損魯人字子騫 冉耕魯人字伯牛

冉雍字仲弓 宰予字子我 端木賜字子貢
衛人 冉求字子有 仲由弁人也字子路
言偃吳人字子游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爲
武城宰 卜商衛人字子夏習於詩能誦其義
以文學著名爲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
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
河子夏曰非也巳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
曰巳亥於是衛以子夏爲聖孔子卒後教於西
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 顓孫師

陳人字子張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志存孝
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以爲卿而
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
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
不衰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 高柴齊人
字子羔 宓不齊魯人字子賤 樊須魯人字
子遲 有若魯人字子有 公西赤魯人字子
華 原憲宋人字子思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
爲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於衛 公冶長

魯人字子長

南宮韜魯人字子容

公皙哀

齊人字季沉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故未

嘗屈節人臣孔子特嘆賞之

曾蒧曾參父字

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

顏繇

顏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

商瞿魯人字子木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 漆

雕開蔡人字子若習尚書

公良孺陳人字子

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秦

商魯人字不慈其父董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

以力聞

顏刻字子驕孔子適衛子驕爲僕衛

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梁駮乘

使孔子爲次遊過市孔子耻之顏刻曰夫子何

耻之孔子曰詩云覲爾新婚以慰我心乃嘆曰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司馬黎耕宋人字

子牛 巫馬期陳人字子期孔子將近行命從

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且無雲旣日

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

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此

知之 梁鱸齊人字叔魚年三十未有子欲出
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
母為吾更娶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孔
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
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 冉儒魯人字

子魚 顏辛魯人字子柳 伯虔字楷 公孫

寵衛人字子若 曹卹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

字子禽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與孔璇年相比

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

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

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

自然也 秦祖字子白 奚蒧字子偕 公孫

茲字子之 廉潔字子曹 公西與字子上

宰父黑字子黑 公西蒧字子尚 穰駟赤字

子從 冉季字子產魯人 石處字里之 薛

邦字子從 懸直字子象 左郢字子行 狄

黑字子皙 商澤字子秀 任不齊字子選楚

人榮祈字子祺 顏噲字子聲魯人 原桃

字子籍 公肩字子仲 秦非字子之 漆雕

從字子文 燕伋字子思 公夏守字子樂魯

人 勾井疆衛人 步叔樂字子車齊人 石

子蜀字子明 邽選字子飲 施之常字子恒

申績字子周 樂欣魯人字子聲 顏之僕

字子叔魯人 孔弗字子茂 漆雕侈魯人字

子歛 懸成字子橫 顏相字子襄 上

仲尼素王以顏淵為司徒子路為司空 論語摘 輔象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

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

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

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

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

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辨而不

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

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

貳也 列子

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
子同三年自謂不及孔子

論衡

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
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於子夏高何縣
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
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釐此六人者刑
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
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
之此得之於學也

呂覽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
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
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
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
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
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
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
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說苑

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新序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

祛衣請受業

韓詩外傳

子胥結心於越欲復其仇師事越公錄其述

越絕

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

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

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

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

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大息嘆曰

嗟乎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

呂覽

楊雄死侯芭負土成墳朱普死桓榮負土成墳

王吉死桓典負土成墳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

還踵化之所致也

淮南子

鍾興封關內侯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

後漢書

禮震平原人光武時師事歐陽歙歙爲汝南太守在郡教授數百人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賊罪千萬餘發覺下獄諸生守關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自髡別者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以賊咎當伏重辜歙門

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廢祀上令陛下成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臣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歙傢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中綬賻縑三千疋

范升光武時人楊政嘗從之學易升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伏道傷大言曰范升二娶惟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驚懼乘輿舉弓射之又以戟叉政

傷胸不退帝悟出升 並上

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洒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

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漢紀

李固為梁冀所害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

學洛陽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夏

門亭長呵之曰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

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

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 後漢書

竇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殞歛行喪坐

以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節等

捕之急胡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

界詐云已死騰以為已子而使聘娶焉

劉愷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

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與

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其月望日無病 忽終

李膺以黨錮死獄中門生故吏並被禁侍御史

景毅子規為膺門徒而未有牒錄故不及譴毅

曰謂膺賢遣子師之遂自表以免歸

邊孝先教授常數百人曾晝日假卧弟子私嘲

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孝先潛聞

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

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

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

並上

李仁字德賢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

句仁知其不博乃游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

子受古學以脩文自終

華陽國志

邴原師孫崧崧曰兗豫之士未有若君者以書

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藏書於家游學八九年

歸以書還崧

楊厚字仲桓門生三千人卒鄉人謚曰文父

夏侯惇字元讓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

惇殺之

魏志

荀攸字公達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

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

牀下其見尊異如此

上

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劉巴學巴曰昔遊荆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賢甥摧鸞鳳之豔游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

零陵先賢傳

蕭濟奏學者不恭肅慢師酗酒好訟罰飲水三升

魏名臣奏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迫頗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理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當得覓鑽火具然後易得耳孔文舉聞之曰責人當以其方也

笑林

孔長彥季彥兄弟聚徒數百時人為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名不成

魯國先賢傳

庾異行嘗與子弟樹籬跪而進條或云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異行曰幽顯易操非君子意也吾不忍為之

王隱晉書

劉瓛姿狀纖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性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

諸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
問答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
不敢指斥呼為青溪焉

南齊書

鄭灼字茂昭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於皇侃
嘗夢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因唾灼口
中自後義理並進

南史

後魏李賢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指而已或譏
其不精答曰賢豈徒受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
於心問者慙服

北史

元欽字思若色甚黑時人號為黑面僕射欽曾
託青州人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
以讓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
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關欽
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

李謚字永和事孔璠數年之後璠還就謚請業
同門生謂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
經

華陰徐遵明字子判講學于外二十餘年海內

莫不宗仰頗好聚歛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

劉焯在信都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至者不可勝數而性嗇于財不行束修者未常有所教授

元順字子和任城王澄之子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晝夜誦書旬有五日一皆通利豐奇之白王曰豐十五從師迄於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

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王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

賈思伯兄弟二人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

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 並上

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賈瓊程元後關吏仇璋止之曰先濟者為誰吾視其頽頽如也重而不亢目燦如也澈而不瞬口敦如也闞而不張

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俯然而色
 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施旋而不懼是必
 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
 守默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
 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
 仗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
 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

文申子

賈瓊曰夫子十五為人師陳留王孝逸先達之
 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

上○以下友

許由之友曰嚴僖

路史

散宜生闕天南宮适學於太公太公見三子之
 為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為朋友

尚書大傳

管仲曰天之生隰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
 焉得生哉

管子

孫叔敖沈尹筮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
 不知修行不聞沈尹筮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
 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
 若子也耦世接俗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

不歸耕乎吾將爲子游沈尹莖游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爲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爲令尹十二年而莊王

霸新序

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鄉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今侯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懼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

上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

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遽伯玉爲之軾車公子
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
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遽伯玉曰謹
受命遽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楚王
曰何國最多士遽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
用王曰是何言也遽伯玉曰申胥生於楚而善
用之蚘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
公子皙濮水之上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於是
楚王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遽伯
玉之力也

說苑

昔者百里奚賢秦穆公欲干之繆公好牛因賃
以養牛蹄上乘肉三寸公使禽息視牛息入言
之公不信怒息復言之公又怒吏曰再怒其主
罪當刑使守門公出禽息跪而請之曰夫養牛
者願君勿忽也公乃問百里奚曰臣之長非養
牛者也乃養民也公視牛察之則賢人也遂與
同車而出謝禽息息曰所以不死者君未知客
也今已知之矣乃觸門而死

張溫自理表

范蠡字少伯本楚宛三戶人被髮佯狂倜儻負俗文種爲宛令遣吏奉謁吏還曰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聖之資必有佯狂之義內有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知種之必來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觀者聳聽

會稽典錄

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博學無所不通范蠡知其賢人卑身事之請受道藏於石

室乃刑白鷁而盟焉

范子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而不能長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已

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韓非子

趙簡子問於成搏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

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說苑

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卻不肯進青井為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井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井曰去長者且有事青井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吾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惟死為可適乃退而自殺

呂氏春秋

六國時羊角哀與左伯桃為友聞楚王賢俱往仕至梁山逢雪糧盡度不兩全遂并糧與角哀哀至楚用為上卿後來收葬伯桃墓逼近荆將軍陵而伯桃告云我日夜被荆將軍伐之哀乃加兵未知勝否云我向地下看之遂自刎死

列士傳

景差至蒲騷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國戀戀之心昨到夢澤喜見楚山之碧眼亦頓明今又會故人閉心目足矣

孟嘗君食客三千人厨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
食魚下客食菜 並上

孟嘗君每待客坐語屏風後常有侍吏主記所
與客語知其親戚居處客去後使使謝餽無所
遺失 春秋後語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
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
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
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爲危易行今吾從
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
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吏釋之張胥鄙曰吾
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
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觸墻而死
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
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
人惡以吾力生吾亦耻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
死 新序

漆園思惠有捐金之歎伯氏安期有勦絃之憤

子抱朴

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象內厨五鼎外膳一殺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西京雜記

平陵吳敞在吳章門下後爲王莽所殺莫敢收葬敞時爲司徒掾收其屍平陵生爲立碑於吳

章墓側

上

梁鴻初與京邑蕭友善約不爲臣及友爲郡吏

鴻以書責之而去

東觀漢記

郅惲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爲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歔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卽起將客遮讐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詣縣

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憚曰爲友報讐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憚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憚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憚乃出因病去

後漢書

楊政詣楊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爲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脇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以爲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爲交友

廉范與洛陽慶鴻爲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

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廉范爲功曹令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乃託病求去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融怪其貌類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范訶之曰君困厄脅亂耶融繫出困病范

隨而養侍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至南陽
矯慎少慕松喬道引之術隱遁山谷與馬融蘇
章鄉里並時然二人自謂遠不及也葛龔久病
長水校尉竇章移書勸龔曰過矯仲彥論昇仙
之道從蘇博文談超世之高適馬季常講墳典
之妙所謂喬松可與馳騫何細疾之足患耶龔
報曰見斯衆賢足以忘疾釋愁

陳留尹苞與同郡范史雲善二人俱貧出入共
一單衣到人門外苞年長常先着衣不入須史出

解與史雲

長沙陳平子與范式未相見被病將亡謂其妻
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
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旣
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座愴然感
之向墳揖哭以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
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
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

孔嵩字仲山宛人與山陽范式有斷金契貧無

養親賃爲阿里街卒遣迎式式下車把臂曰子懷道卒伍不亦痛乎嵩曰侯羸賤役晨門卑下之位古人所不耻何痛之有

朱暉與同郡陳楫交善楫早卒有遺腹子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遂召之

陳綱字仲卿少與同郡張宗同受學南陽及綱以母喪歸宗爲安衆劉元所殺綱免喪復往南陽值元醉計還須醒乃殺之自拘有司會赦得

免

吳詠嘗爲馬賢所辟又爲太尉龐參掾賢參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爲證詠計理無兩直自刎而死二人慙和解並上

高陵龐勃爲郡小吏東平衡農爲書生窮乏客鍛於勃家勃知其賢禮待酬直過常農曰爲馮翊乃相報別七八年累官爲馮翊勃爲門下書佐忘之矣農召問乃悟遂舉勃三輔決錄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爲尚書令失將軍梁冀意

遷常山相去官冀妻兄孫禮爲沛相矩不敢還鄉里訪友人彭城環玉都玉都素敬重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爲除處所意氣周密人有謂玉都者禍至無日何宜爲其主乎玉都因事遠出家人不復占問暑則鬱蒸寒則凜凍且饑且渴如此一年矩素直亮衆談同愁冀亦舉寤轉薄爲厚上補從事中郎復爲尚書令五卿三公爲國光鎮玉都慙悔自絕

風俗通

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拒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君所苦沈結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尚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死生命也醫藥曷爲諸生事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卽嚴便出徑詣牀蓐手自收摸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爲國家幹輔人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爲人所知邂逅不自貞哉家上有尊

老下有弱小願相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取衣車厚其薦蓐躬自御之手爲丸藥口嘗餽粥身自分熱三四日間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後稍加損又謂伯休吉凶不諱憂怖交心間粗作備具相對悲喜宿止傳中數十餘日伯休強健入舍後室家酣宴乃別伯休後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去鄴淺薄流聞不爲公府所取上

杜喬與李固俱暴屍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

者喬故掾陳留楊巨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

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衛屍喪

後漢書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韞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卽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元禮言

李膺恒以疾不送迎賓客二十日乃一通客唯

陳仲弓來輒乘輿出門迎之

膺家錄

李膺風性高簡每見符融輒絕他賓客聽其言

論融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每撫手嘆息

薛勤仕郡為功曹陳仲舉十五為父齋書詣勤

勤顧而察之明日造焉仲舉父出迓勤勤曰足

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汝南

先賢傳

崔瑗好士愛賓客殫極滋味不問餘產或言其

太奢瑗聞之怒敕妻子曰吾並日而食以供賓

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

具無為諸子所嗤也終不能改俸祿盡於賓饗

東觀漢記

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吳祐賃

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蔡邕崔寔號並鳳又與許受號三龍

王充為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

微卑年雖幼雅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雅

徒不汜結俗材俗材因其微過蜚條陷之然終

不自明亦不非怨論衡

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

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

荆州記

鄭次都去吏隱居蟻陂之陽與同郡鄧敬折芟

為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華門

琴書自娛

汝南先賢傳

昔邢高吕安飲於市仰天而泣二子非有喪之

哀傷相知之晚耳

鄒子

王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為莒今年未

三十而卒故後世鮮聞初陽以漢室漸衰知太

祖有雄才恐為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

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

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

又數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得全

趙儼避亂荆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共計合為一

家

卓恕嘗從建康還會稽辭諸葛恪恪問何當復

來恕言某日當復至至日恪欲為主人停不飲

食須恕至時賓客皆曰會稽建康相去千里豈

得如期俄恕至一坐盡驚

會稽典錄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吳潘章少有美容儀時人競慕之楚國王仲先
聞其美名故來求爲友因願同學一見相愛情
若夫婦便同衾共枕交好無已後同死而家人
哀之因合葬於羅浮山塚上忽生一樹柯條枝
葉無不相抱時人異之號爲共枕樹 廣記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廖元儉過宗德豔欲與共
詣思遠許德豔曰吾輩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
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

蜀志

鄭曹與盛彥陸雲友性不好酒恒簞食瓢飲清

談極日

文士傳

孫拯晉惠帝時人孟玖誣陷陸機陸雲拯力救
之雖掠數百終不誣二陸陷兵之罪孟玖令吏
詐爲拯辭亦夷三族門人費慈請獄明冤曰君
旣不負二陸僕安可負君固言拯冤孟玖又殺
之 晉書

許邁字叔玄入臨安西山改名玄字遠遊羲之
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上

孔淳之隱居剡山嘗遇桑門法崇於三山披衿領契自以為得意之交 宋紀

王高麗年十四五時四月八日在彭城佛寺中

謝混見而以檳榔贈之執王手謂曰王郎謝叔

源可與周旋否 風俗記

謝靈運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

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

之四友 南史

王僧虔退嘿少文惟與袁淑謝莊善淑每嘆曰

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寔物莫之窺

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何以加諸 上

謝述字景先少有志行蒞官清約殷景仁劉湛

並與為異常之交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

我見謝道兒未嘗足道兒述小字也 宋書

宋向柳與顏峻友善及峻貴柳尤貧素不推先

之劇戒柳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

以勢利處之及柳為南唐郡以事繫獄請峻求

救焉峻終不助之 南史

蔣負義興人與晉陵薛彪之爲俗外之交去來
茅山有志栖託齊永明中陶隱居一遇便盡素
契陶後解綬結宇中茅仍請負度嶺相就經典
藥術常並論之

太平經

柳琮字伯騫爲治中與人交結久而益親其所
拔進皆世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爲之語曰得黃
金一筭不如柳伯騫所識

益部耆舊傳

張纘字伯緒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
賓客輻輳有故詣之者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

何敬容殘客

南史

柳惲字文暘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
淪隣居深見友愛淪曰宅南柳郎可爲儀表

鮑正爲湘東王佐好交游無日不適人人爲之

語曰無處不鳥

鮑正不逢鮑佐

並上

盧元明友人王中君頽川忽夢由携酒就之言
別賦詩爲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
朝市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
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

爲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發夢之夜

北史

崔瞻與趙郡李旆爲莫逆之交槩後東還瞻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

宋遊道與李瑛定死交

寇儁字祖儁有士行篤於仁義少爲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結交儁每造光常清言移日小宗伯盧辯以儁業行俱崇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閒暇輒詣儁讌語彌日恒謂人曰不見

西安君頰憂不遣

其爲通人所敬重如此

並上

遼東馬仲叔王志

都相知至厚叔先亡忽見形

謂都曰吾不幸先

亡心恒相念卿無婦當爲卿

得婦遂與之期至

日大風晝昏向暮果有婦人

在寢室中都問其

由曰我河南人父爲清河太

守臨當見嫁不知

何得至此都告之故遂成夫

婦往詣其家大喜

以爲天相與也遂與之生一

男後爲南郡太守

幽明錄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一
（此處為極淡的印文，內容難以辨認，疑似為後人添加或透印之文字）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一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一

隴西董斯張纂

太原王穉登訂

高逸

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璩獨不見書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

史通

巢父許由樊豎相友由居沛澤其道日光堯朝焉而遁之父適聞之洗耳於潁豎方飲其牛乃

馭而還

路史○又西湖遊覽志云許由隱
林山稽雷峰者即其遺蹟也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

皮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

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

齊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陋巷。

抱朴子

平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公伸一足

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不

悅。公曰。子欲貴乎。吾爵子。欲富乎。吾祿子。夫亥

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

乎 嵇康高士傳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

極者。子路曰。是禴禴何為者。耶仲尼曰。是聖人

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

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

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

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

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

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

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莊子

陸通字接輿與妻俱隱蜀蛾眉諸名山食菌櫨實服黃精俗傳以爲僊

高士傳

楚狂士陸通高卧松間以受霞氣幘挂松頂有鶴銜去水濱通洗之因與鶴同去

莊周隱于山岳齊湣王遣使齎金百鎰聘以相位周謝使者去引聲歌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喻精神以養九德渴不求飲饑不索食避世

守道志潔如玉卿相之位難可直當巖巖之石幽而清涼枕塊寢處樂在其央寒涼固回可以

久長

琴操

公儀潛者魯人也與子思爲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爲相子思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爲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魯者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

潛竟終身不屈上

野老六國時人游秦楚間年老隱居著書言農

家事因以為號真隱傳

嶠以西有二石又南五六步臨溪有恬漠先生

翼神碑蓋隱此山也水經註

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十篇言道家事韓非稱

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為名袁淑真隱傳

漢袁良碑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

從其冊天下既定還宅扶藥集古錄

鵬冠子常居深山耳聾謂妻子曰吾免為巢由

洗耳清溪

老萊子親歿隱蒙山之陽枝木為牀薦艾為席

高士傳

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

百騎造之東方朔傳

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姓黃氏自軒轅之

代歷於商周隨老君西化流沙泊周末復還中

國居僕濱鬼谷山受道弟子百餘人惟張儀蘇

秦不慕神仙好縱橫之術時王綱頽弛諸侯相
征陵弱暴寡于戈雲擾二子得志肆唇吻於戰
國之中或遇或否或屯或暴以辯譎相高爭名
貪祿無復雲林之志先生遺儀秦書曰二君足
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將盡時
既將老君不見河邊之樹乎僕馭折其枝波浪
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所居者然也
子不見嵩岱松栢華霍之樹上葉凌青雲下根
通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
歲不逢斤斧之悲此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血蓋
所居者然也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之功
輕喬松之永延貴一夕之浮爵痛哉悲夫二君
痛哉悲夫二君儀秦答書曰先生秉德含弘饑
必噉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
同不忘賜書戒以貪味儀以不敏名聞不昭入
秦匡霸欲翼時君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素空
闇誠銜其旨儀等曰偉哉先生玄覽遐鑒興亡
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蟲之樂棲竹葦

之巢自撥泯滅。悲夫痛哉。錄異記

韋庾字宣明襄邑人也嘗居園中故世謂之園公與河內軹人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爲友皆修道潔已非義不踐當秦末入商洛山隱居

自娛

陳留志

建成侯招四皓委髮蛻卧詳憊不屬曰老臣不足以辱太子使者庶無所之長安千里而遙老臣固道路之遺骨也且焉敢以子先父也使者三請不可乃反建成侯憂曰若之何更見留使

曰子爲之號鶩於市曰鶴也其曰非鶴而訕之者十九號山鷄於市曰鸞也其不卽以爲鸞而訕之者十不一也夫鶴恒見而鸞不恒見也四皓之避世人久矣帝嚮者固高之特耳之耳建成侯曰請受教闕使者問狀貌所近而推得之舍人中老者爲隱衣冠抵掌而談商山甚悉春秋短長

應曜隱于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軍堂
鴻安丘成都人與嚴君平善作君平誄云無營
無欲澹然淵清又有林間翁孺者臨邛人亦君
平友

惠車子與嚴君平雅相善數遊三湘久棲南嶽

湖廣志

李弘字仲元蜀人也居城都里中化之斑白不
負擔男女不錯行弘嘗被召為縣令鄉人送之
仲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
喻之仲元遂遊奔不之官惟楊雄重之曰不夷

不惠居於可杏之間

高士傳

鄭樸字子真隱於谷口高節不屈耕於巖石之

下名震京師時人因子真所居名為鄭泉

雲陽官記

王玄隱侯山景帝再徵不屈就其山封侯因名
侯山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少治清節與太史令
司馬遷交好峻獨退脩身德隱於阡山遷既清
貴乃與書勸峻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
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恡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

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世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峻欲偃仰從容以送餘齒耳峻遂高尚不仕卒於阡山阡人立祠號曰阡君高士傳巖下老人者不知何許人漢武帝南巡狩過潯陽詔舉逸民時老人澹然處於巖下左右強以應詔老人曰堯仁如天孤雲自飛一水一石臣之樂也帝曰卿不願仕耶對曰束身王朝其如非山之雲何南康志

成公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高士傳張楷字公超隱華山谷中能為五里霧有玉玦金匱之學坐在立亡之道人學其術者填咽如市故云霧市嘗跨驢至雲夢縣賣藥今縣有會

僊橋云

湖廣志

范史雲黨禁屢空鬻卦梁宋之域好事覺之輒去

袁安負暄晴簷令人搔背曰甚快人意

安丘望之者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

以見敬為

愈日損退為巫醫於民間著老子

章句故老

有安丘之學

考道學傳云樂鉅公者宋人號曰安丘丈

人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隱遯山谷汝南吳

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蓋聞黃老之言

乘虛入冥藏身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

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從

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

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

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

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

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燉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僊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沂山以兔置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高士傳

梅福曰生爲我酷形爲我辱智爲我毒身爲我桎梏乃棄官隱洪崖玉笥山

鵝冠子隱於幽山衣弊履穿以鵝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馬援常師事之援後顯於趙鵝冠子懼其薦已乃與援絕

高士傳

陳留父老見張升與友人斑草而坐相抱而泣趨而過之植杖太息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

後漢書

嚴光本新野人避亂會稽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爲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會稽人明矣

陸著字文伯漢桓靈時府州交辟不就惟娛棲

遁臨卒戒諸子弟云吾少未嘗官於世四十餘年以汝輩必矜義勿苟仕濁世子孫奉遵遺訓遂二代不仕皆有盛名

王僧虔吳地記

公沙孚字允慈與荀爽共約出不得事貴勢而

爽當董卓時脫巾未百日位至司空後相見以

爽違約割席而坐

北海耆舊傳

後漢袁閎散髮絕世欲投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四周築土於庭以為房室自牖納食且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視之母去便掩閉

兄弟妻子莫得見焉

牛牢字君直世祖為布衣時與遊夜講說讖言

云劉秀當為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

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

不與帝友眾大笑及世祖即位徵牢稱疾不至

詔曰朕幼交牛君真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

官者常先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輒奉

詔就家存問牢恒被髮稱疾不答詔命

高士傳

孔子建與崔篆交善篆事王莽勸子建仕對曰

吾有布衣之戀子有袞冕之志其道乖矣

後漢書

桓帝徵韓康伯休不得已辭安車自乘柴車先
使者行亭長以韓徵君當過發人牛治道見康
乘柴車來以為田叟也奪其牛康釋駕與之使
者至曰奪牛翁即徵君也

梁鴻慕前世高士為四皓以來四十四人作頌

後漢書

夏馥以聲名為中官所忌遂被誣陷詔下州郡
捕為黨魁馥乃自翦鬚變形為冶家傭親突煙
炭形貌毀瘁弟靜於涅陽市遇馥不識聞其言
聲乃覺而拜之

高鳳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
巫家子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

延叔堅著作東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越雋
太守李文德素善叔堅語羣公曰延叔堅有王
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欲令薦引之叔堅為

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
相為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味爽櫛

疏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
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
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煥爛
兮其溢目。紛紛欣欣。今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
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
軀。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
方之於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修以來。爲人臣
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
交不黷。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如
此。而不以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
棄其生。後遭黨事。禁錮卒於家。鄉里圖其形於
屈原廟。

桓帝問陳蕃曰。徐穉袁閔。韋著孰爲先後。蕃對
曰。閔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
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
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

並上

徐穉海內羣英。論其清風高致。乃比夷齊。或叅
許由。夏侯豫章。追美名德。立亭于穉墓。首曰思

賢亭

別傳

申屠蟠居蓬萊之室依桑樹爲棟前後徵辟文

書悉挂於樹初不顧盼

謝承後漢書

管幼安不居屯落會井而汲男女錯雜至爭汲
鬪鬪幼安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使
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是幼安乃各相悔責不
復鬪訟

王烈太原人太守欲以爲長史烈爲商賈自穢

得免

並上

孫晨字元公家貧不仕織箕爲業冬月無被有

藁一束暮卧其中旦收之

三輔決傳

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諸葛
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特遣之曰義不
使高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也

抱朴子

任安字定祖少好學隱山不營名利時人稱曰
任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歎曰
性以潔白爲治情以得志爲樂性治情得體道
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

人號為任徵君

高士傳

焦孝然嘗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芋食之日入山伐薪以施人或忽老忽少魏伐吳有竊問者孝然不應謬歌祝衄祝衄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為殺牂羊更殺殺牂魏軍敗人推其意牂羊指吳殺牂指魏也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鉅鹿張琯字子明養志不仕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板謁琯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豈此板謁所可

光榮哉但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

魏志

嵇康常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返時有

樵蘇者遇之咸謂為神

阮籍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

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

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唯族兄文業

每嘆服之以為勝已

晉書

籍游蘇門山見一隱者莫知姓名惟有竹實數

斛曰杵而已

止

孫登字公和嵇康從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爾然嘆息文士傳

郭文字文舉少愛山水尚嘉遯每遊山林彌旬忘反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頽然箕踞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

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

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

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

則為烏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為螻

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

而先生獨不畏耶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

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

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晉書

夏統字仲御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

採梠求食。或至海邊。拘蟻。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統勃然曰。諸君待我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汙共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言者大慙。上晉齊王冏秉政。張翰曰。吾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足矣。別傳

武陵漁人姓黃名道真 搜神記

葛洪貧無僮僕。籬頭頽破。常披榛出門。排草入

室 抱朴子自序

皇甫謐讓徵聘表曰。臣因病抽簪散髮。林阜人網。否閉鳥獸。為羣伏自。惟忖瓶甕。瓊瑣器實非瑚璉之求。稊稗之賤。不中粢盛之用。小人致災。又嬰篤疾。仰迫天威。不能淹留。所苦加篤。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仰惟陛下留神。恕恩垂憐。微命索隱。於傳巖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

濁清流

晉書

皇甫謐子方回少遵父操刺史陶侃禮之甚厚

每造之着素士服望門輒下而進

上

許邁小名阿映上山採藥經月不返每言映好

山林猶魚得水也

真誥

衛衡字伯梁南鄭人也少師事隱士同郡樊季

齊以高行聞郡九察孝廉公府州十辟公車三

徵不應董扶任安從洛還過之曰京師天下之

市朝也足下猶之人耳何其在遠以虛名屢動

徵書若至中國則價盡矣衡笑曰時有險易道

有汗隆若樊季齊楊仲桓雖應徵聘何益於時

乎苟無所則尼軻栖栖是以君平子真不屈其

志其予之徒也哉吾何虛假之有安扶服之敬

其言也

華陽國志

庾袞有異行潁州太守以功曹命之不俟駕而

往請受天下之役適遭遇之逡巡形益恭而有

不可屈之色乃厚禮而遣之

晉書

索虛靜不應州郡之命太守陰澹常造焉經日

忘返退而嘆曰。世人之所有餘者。性中富貴也。而口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顧。蔑以加也。遂謚爲玄居先生。上

晉翟莊字祖休。湯之子。以孝友著名。守父操。州致禮命並不就。莊子矯亦高節。家居無事。好種竹。辟命屢至。嘆曰。吾焉能易吾種竹之心。以從事於籠鳥盆魚之間哉。竟不就。矯子法。賜節槩。

允佳祖父子孫皆有行義。世稱潯陽四隱。南康志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不榮產業。嘗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耶。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成通儒。

晉書

劉凝之與兄盛公俱高尚。不仕。志安隱。居荊州。適歲儉。衡陽王餉錢十萬。凝之大喜。持錢至市。

見有饑者悉分與之

劉凝之隱居南郡臨川王義慶鎮江陵遣使存問答書曰頓首稱僕不為百姓禮人或譏之凝之曰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

王逸少居山陰或默數花鬚摘撚咀嗅怡然自若

陶潛或云字深明

南史

張野字萊民居潯陽柴桑與陶淵明有婚姻之

契學兼華梵累徵不就

宋纖字令文敦煌人少有遠操沈靜不與世交

隱居酒泉南山不應辟命張祚時太守楊宣畫

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為枕何石為漱

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太守馬岌造焉纖拒

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

形不可覩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

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

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十六國春秋

楊軻者石虎遣使徵之不應親駕往視亦高卧不起虎謂沙門道集曰朕乘輿所向天沸地湧何匹夫而長傲耶道集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式干木漢美莊光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代豈可令史無隱遁傳耶虎悅其言而止。上

宗測時貴人欲與之遊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挂壁觀之聞其愛香作香饋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傳小宗香云。南史

雷次宗字伯倫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總監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叅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至次宗館資甚厚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竝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

使爲王太子諸王講喪服經

並上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
測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
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
冥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
憂人重事乎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驃騎豫章王
徵爲叅軍測答府召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
木母喪身負土植松栢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
爲叅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栢
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
今鬚髮已白豈容課虛責有羨魚慕鳥哉永明
二年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
畫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官在京師知父此
旨便求祿還爲南郡丞傳以家事刺史安陸王
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齊老
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

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

南齊書

趙僧巖栖遲山谷嘗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

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
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屍至夜而亡上

沈麟士隱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
各營居宇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差山中有賢士
開門教授居城市張永為吳興請麟士入郡麟
士聞郡後堂有佳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
功曹使人致意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
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節混沌以
蛾眉冠越客以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

東海而死爾南史

劉訐字彥度家甚貧苦并日而食隆冬之月或
無氈絮訐處之晏然不覺其饑寒也自少至長
無喜愠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
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上

劉訐嘗着縠皮巾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
返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

遇者皆謂神人甲秀堂帖

孔淳之與王敬弘竝為人外交申以婚姻敬弘

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
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之答曰此
固農夫田婦之禮也

南史

褚伯玉居剡瀑布山宋孝建二年徵聘不就齊
太祖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
不欲違其志救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

南齊

書

伯玉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
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

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
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樓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
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
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食霞
之人乃可斲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
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斲紆清塵亦願助爲譬
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
或留慮男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
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

此冀慰日夜。比談訃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
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

阮孝緒嘗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麈
麈可駭。何以異夫騏驎。

孝緒著高隱傳。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
爲上品。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品。挂冠人世
棲心塵表。爲下品。中品惟載一百三十七人。劉
歊。劉訐。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
十之數。將待吾等。成耶。阮對曰。所謂荀君。雖幼
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
子矣。歊訐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訐。兄潔錄
其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劉蚪字靈預。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
致書通意。蚪答曰。蚪四節卧病。三時營灌。暢餘
陰於山澤。托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
宏施。蚪進不研幾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辨。退不
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旣灑。仁規先
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軾鼃之義。蚪精信釋氏。

承鹿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日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蚪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

徐伯珍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柏望之五采出呼為婦人巖伯珍移居之二年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戶牖論者以為隱德之感焉永

明二年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為四皓並上齊始豐赤城山有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于東吳止赤城山石室於是栖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中見一女神自稱呂姥云常加護衛或時有白猿白鹿白蛇白虎遊戲堦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神僧傳

蔡會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撝謂江斆曰古人稱安平清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

至於蔡休明者不可謂之夷白乎。

南史

王素少有志行，隱居不仕。山中有蚊，清長聽之。

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為蚊賦以自況。

顧歡字玄平，隱於天台山，開館聚徒。每旦出戶。

山鳥集其掌，取食齊。高帝輔政，徵為揚州主簿。

及踐祚，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進政綱一卷。

歡東歸，上賜麈尾、素琴。末年以蔬食斷酒，其恒。

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補之，罄心敬禮。經一。

夜忽然完復，眾並異之。

明僧紹隱於攝山，高帝謂其弟慶符曰：卿兄高。

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

謂徑路絕，風雲通。乃賜竹根如意、筍籜冠。

何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世號點為大山。

胤為小山，又謂何氏三高。點遊人間，不簪不。

帶，或乘柴車，或躡草履。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時。

人謂之通隱。在法輪寺，竟陵王子良就見之。點。

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以嵇叔夜酒杯。徐。

景山酒鑑。

並上。○世論以點為孝隱。士弟胤為

何胤初遷秦望山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
 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耶乃指一處云此中
 殊急忽不復見胤依言卜焉尋而山發洪水樹
 石皆倒拔惟胤所居室巋然獨存鍾磬作瑞室
 頌刻石以旌之 梁書

胤答皇太子啓曰胤性愛山泉情篤魚鳥而從
 鷗未狎入獸相驚兼年齒衰暮荒徑榛梗既無
 語稼之客寧有論書之賓緘默猷猷栖息丘壑
 秀水清潭於茲永已 上

劉慧斐字宣文游匡山有終焉之志遂居東林
 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稱離

垢先生 南史

鄧郁字彥達荊州建平人少不仕隱於衡山洞
 靈臺立小板屋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
 澗水服雲母屑梁武帝建五嶽樓駐之天監十
 四年有青鳥降于隱所語弟子曰吾當去矣遂
 逝武帝命周捨作傳 仙鑑

陶弘景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盤

廣雅牛志 卷之三十一 高瞻堂
桓不能已已。謂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此難立。直怕欲就之。南史

蕭道賜以禮讓稱居鄉有爭訟專賴平之。又周其疾急鄉里號曰墟王。皆竊言曰。其後必大。上裴衍字文舒。自梁歸魏。授通直郎。欲辭朝命。請隱嵩高。表曰。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多遊此岫。臣攝性乖和。誠希藥此沉疴。庶偶影風雲。永歌至德。詔曰。知欲養痾。中獄練石。嵩嶺。栖素雲根。餌芝青壑。深用嘉焉。便從來請。後魏書

釋曇延常自顧其影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于太行山百梯寺。

沐並少有志介。嘗過其姊姊。爲殺鷄炊黍。並不留。

胡叟家於密雲蓬室草筵。以酒自娛。謂其友人宗舒曰。我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棲。謝其高矣。

廣雅牛志 卷之三十一 高瞻堂

養子螟蛉以自給每至貴勝門恒乘一犝牛弊
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斛飲噉醉飽盛餘
肉以付螟蛉見榮華蔑如也

鄭翻字靈雀隱居滎陽三窟山傲誕不自羈束
或有所之造乘驢衣韉破弊而往遠近欽其高
名皆謂有異狀觀者如堵及見形乃短陋不副
所聞然風神俊發無貴賤並敬服之

並上

後魏元道康字景怡居林慮山雲棲幽谷靜掩
衡茅不下人間踰二十載服餌芝朮以娛其志

高歡爲丞相前後三辟不就道康以時方亂不
欲應之至高洋又徵亦不起道康書齋常有雙
燕爲巢歲歲未嘗不至道康以連徵不去有懼
見抑不覺嗟咨是夕秋月朗然清風颯至道康
向月微思忽聞燕呼康字云景怡卿本澹然爲
樂今胡愁思之深耶道康驚異乃知是燕又曰
景怡景怡樂以終身康曰爾爲禽而語何巢我
屋燕曰我爲上帝所罪暫爲禽耳以卿盛德故
來相依道康曰我忘利不售人間所以閉關服

道寧昌其德為卿所謂燕曰海內棲隱盡名譽耳。獨卿知道卓然囂外所以神祇敬屬萬靈歸德。我來日晝時往前溪相報道康乃策杖南溪以伺其至及晝見二燕自北嶺飛來而投澗下一化為青衣童子一化為青衣女子前來謂道康曰今我便歸以卿相命故來此化然無以留別卿有隱志幽陰見嘉卿之壽更四十歲以此相報言訖復為雙燕飛去不知所往時道康已年四十後果終八十一

太平廣記

睦夸少 與崔浩為莫逆交浩為司徒逼召之不
得已入 亦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談叙平

生不及 利浩每欲屈以位竟不能發言後遂

投詔書 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為司

徒何足 以此勞國士也 後魏書

徐則入 大台山因絕粒所資惟松水而已雖隆

冬泣寒 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為之刊山立頌 南史

杜淹字 執禮開皇中與其友韋福嗣謀曰上好

嘉遁蘇 必以逸人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為

不仕者文帝惡之謫戍江表 隋書

子之夏城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

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

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知道者蓋默

默焉子聞之謂薛收曰獨善可矣不有言者誰

明道乎 文中子

仲長子光往來河東傭力自給賣藥為業人莫

之知也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

交語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有請道者劔書老

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

